

靖子坐在椅子上，动弹不得，那个物理学家说的话朝她当头压下。那些内容太惊人，而且太过沉重。这个重担，几乎压碎了她的心。

那个人竟然如此牺牲，她想着住在隔壁的数学老师。

富坚的尸体是怎么处理的？石神什么也没告诉靖子。他说她用不着想那种事。靖子还记得他在电话彼端，淡淡地说他已经全都妥善处理好了，什么都不用担心。

她的确感到奇怪，警方为何问的是犯案翌日的不在场证明。之前，石神已吩咐过三月十日晚上该怎么行动。电影院、拉面店、KTV、还有深夜的电话。样样都是照他的指示做的，但她并不了解这么做的用意。刑警问起不在场证明时，虽然她一一据实回答，但心理其实很想反问：为什么是三月十日？

她全都明白了。警方令人费解的调查，原来全都是石神设计好的。但他设计的内容实在太过惊悚。从汤川那里听到时，虽然心知除此之外的确别无可能，但她还是无法相信。不，是不愿相信。她不愿去想石神牺牲到如此地步，她不愿去想石神为了自己这么一个毫无长处、平凡无奇、又没什么魅力的中年女人，竟然毁了自己的一生。靖子觉得自己的心还没坚强到足以承受这个事实。

她用手蒙着脸，什么都不愿想。汤川说他不会告诉警方，他说一切都只是推论毫无证据，所以你可以自由选择今后该走的路。她不由得恨恨的想，他逼她做的是何等残酷的选择。

她不知道今后该怎么办，甚至无力站起。正当她像石头一样缩着身子之际，突然有人拍她的肩，她吓得猛然抬头。

身旁站着人，仰脸一看，工藤正忧心忡忡地俯视着她。

“你怎么了？”

一时之间她无法理解，工藤怎会在这出现。看着他的脸，这才渐渐想起约好要碰面。大概是在约定地点等不到她，所以担心之下才出来找她吧。